

# 西南風雲錄

## 戲說劉文輝

(六)

### 蔣中正禁煙劉自乾通共

● 巴 山

#### 利用矛盾獲取利益

一九三三年，劉文輝與侄兒劉湘在岷江大戰，結局是劉文輝敗北。剩下不足兩萬名殘兵，退守川邊；財政困難，人心惶惶，軍心動蕩。在這樣的形勢下，劉文輝想出了一條生財之道的絕招，就是縱容邊區人民種鴉片煙，收煙捐維持他的收入，解決他的「財政危機」。

劉文輝雖是出身軍人，對於帶兵練兵作戰，並無傑出的表現和成就，但政治手腕靈活，廣交各方賢豪，羅致人才，可說是很特出的政治人物。他自一九三四年以後，駐屯川邊，雅屬各縣（雅安為首府）及康屬各縣（康定亦名打箭爐是西康首府）表面擁護國民政府，效忠蔣中正委員長，實行中央政策推行禁政，暗地縱容邊地種植鴉片，許多邊僻山區駐軍力量薄弱，鞭長莫及，要管制人民，尤其是彝人和藏人土司，要他們服從命令，不要種煙是辦不到的。劉文輝和他的部屬官兵，就禁煙與開煙禁之間，利用矛盾，剷煙抽收煙稅，販賣鴉片，獲取利益，增加了不少財富，他利用豐厚的稅收充裕了財政，以這些財富養

兵，供養重要行政幹部之外，更派遣私人代表張篤倫、向傳義、伍培英、張為炯、張綽、冷融等結交國民政府，黨國大老戴傳賢、張群、孔祥熙、陳果夫、何應欽向蔣中正委員長進言，並聯絡各院部會，達成兩項願望：（一）成立西康建省委員

，經中央任命劉文輝為委員長，並劃四川寧雅兩屬各縣，歸屬西康，於民國廿八年元旦成立西康省政府，由劉文輝出任首任主席。（二）成立川康邊防總指揮部，由劉文輝出任川康邊總指揮兼陸軍二十四軍軍長，擴充二十四軍編制員額，駐軍川康邊區各縣，以安定後方重鎮為藉口，軍隊不離開駐地，不出川抗戰。劉文輝更利用國共鬥爭的矛盾交好各黨各派，對於青年黨的要人曾琦、李璜多方拉攏，在中央為劉文輝美言，並接納青年黨推介，任命青年黨人擔任西康省府廳處長及各重要縣局的縣局長，廿四軍重要將官曾有人參加青年黨，任黨務要職，及國大代表、參政員、立法委員等要職，由於劉文輝對外交際聯絡，公共關係作得很成功。劉文輝在西康執政十六年（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九）任建省委員長、省主席、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川康邊防總指揮，這許多顯

赫頭銜，歷經大白事件、諾那事件、甘孜事變、天榮事件、普雄事件等反對劉文輝的鬥爭衝突，都因得到國民政府的維護，全未動搖到他所任的政軍職務。

#### 以煙養軍以煙繫政

大陸易權後，四川省文史資料收集保存許多劉文輝以煙養軍，以煙捐收入維繫政治前途的記載，其中人名、地名、時間尚屬實在，惟敘述事實略嫌誇大，其目的在藉劉文輝的行事，醜化國民黨政府。鴉片毒害，人所共知，種煙者害人害己；吸食者意志消沉，皮上抽肉，飲鳩止渴，慢性自殺。

辛亥革命後，國民政府曾在「禁政」方面發表過許多指令，布告連篇累牘。一九三五年，蔣中正先生入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曾頒發「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的計劃；一九三九年又通令西南各省嚴禁種植。「四川省成立禁煙督辦公署，蔣中正兼任督辦；西康省（一九三九年建省）也於一九四〇年設置肅清存土督辦和軍法總監西康禁煙執法監。盡管機構甚多，禁令森嚴，禁政

依然是「言不由衷、禁而不止」、「欲斷不能，欲禁難絕」、「禁煙不禁」，其原因何在？那就是劉文輝所推行的「以煙養軍、以煙繫政」的政策，消極抵抗國民政府的「禁政」。

據說：「一九三九年秋，劉文輝二十四軍進駐西康越西，帶來了大批鴉片煙種籽，分發各聯保種植。」美其名曰：「為解救民衆困苦，督促保甲長，將農田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等，分別以產煙二百兩、一百五十兩、八十兩、五十兩登記，每百兩計煙捐二十四兩入冊」。此後，盡管「種煙者田土充公」標語遍布城鄉，在劉文輝的號召下，各地尤其是彝人住在地區連年照種不誤。劉文輝還曾委任其侄兒劉元璋率三個團接管寧屬防務，暗地裡發出通知：種煙不受限制，駐軍加以保護；命令「種煙者上交煙捐」。爲此，劉文輝所轄的川邊寧雅兩屬，尤其是大小涼山屯墾區許多地方都有罌粟花。種者有稅，不種者也要上稅，如煙苗稅、印花稅、起運稅、落境稅、出售稅、內銷稅、外銷稅、紅燈稅等等，名目繁多。對於經營鴉片煙，劉文輝的部屬始終沒有放鬆過。他自己坦白承認：「苛捐雜稅，人有我有。」劉文輝很懂得逆取順守的道理，他利用屯墾禁煙，開禁的矛盾徵稅，用所得到的財富，養兵、辦學校、訓練幹部（省訓團、縣長訓練班、國民黨黨務訓練班、屯墾訓練班、保長鄉鎮長訓練所，任用培英，王靖宇爲教育長）優遇中央黨政要員戴傳賢，張羣等以及抗戰時寄居在成都，重慶的名流、學者，資助川康旅外的優秀學生等，他在許多方面都效法蔣中正委員長的作爲，可

惜他的目標祇在保住自己的地盤，沒有爲整個國家人民的利益打算。

### 西昌鴉片禍害一瞥

軍閥割據，鴉片煙在西昌十分盛行，吸鴉片煙者人數衆多，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公害；城市和鄉村，都有供應客抽煙的「煙館」，成爲地方上的一大行業。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一行人等以川康建設視察團到榮經縣等地視察時，看見「滿地鴉片，民衆爲勒繳煙款，遮道跪哭，鳴冤訴苦」；「村中婦女袒衣不蔽，道傍餓殍破褲被剝」，曾賦詩兩首，感嘆煙毒之酷烈：

過越西時詩：「越西嘆」

紅紅白白四望平，萬花捧出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傾國亦傾。傾家傾國，猶恐不及。官膏推銷，維日不足。國利一二，無補大局。利八九者，貪官豪族。越西城外天雨粟，此花此粟天下毒。越西越內鬼夜哭，哭告賢明之當軸。家雖貧莫吸兒孫血，兒孫血盡家亦絕。

國雖弱勿食國民肉，國民肉盡國亦覆。哭告當局，爲禍爲福、爲榮爲辱；千秋萬代，誰被謳歌，誰蒙怨毒？當局諸公，一時一念之所欲。

今時復何時，江山大半敵佔之；猶如枯骨難以支，諸公慎重其三思。昏昏陰暗

無窮期，忽然一線開晨曦；越西之南文昌祠，四十三人自動受戒。樂可知；惜哉救人未救徹，皇皇標語空堅決。種者、吸者、售者，因有常備設，卻看紅燈夾道，兀自半明滅；此矛此盾將何說？

過西昌時寫道：「我行郊甸，我過村店。車有載，載鴉片。倉有儲，儲鴉片。父老唏噓而向我曰：殺人哉鴉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國哉鴉片！但願他年吾輩重來都不見。勿忘敵騎駸駸已過湖湘線（日軍當時已侵犯我湖南、湖北）。

黃炎培這些詩辭，反映了當時越西等地種植鴉片的真實情況。鴉片給國家、給民族帶來災難，令人十分痛心，更使人回憶起一八二二年，鴉片由印度經中國雲南轉輸四川西昌地區；長期以來，禍害民族肌體，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黃炎培文人習氣，所作詩歌誇大其詞，說政府公然命令通告官吏，將鴉片種籽分發各聯保種植，並無其事，西昌參議員後任副議長的徐仲偉曾發表文件，指摘黃炎培參政員所作詩詞並非事實，破壞地方建設形象，對於人民出錢出力，修築公路、機場，埋頭國家建設，毀家抒難，支援抗戰，出糧當兵，犧牲生命財產，報效國家，隻字不提，未免太不公道。中央對地方軍隊，待遇不平，不發軍餉，軍人生活困苦，戍守邊區，戰力不強，不能維護治安，讓彝人盤据山村，種鴉片圖利自肥，擄掠漢人爲奴，民間疾苦，艱辛淒慘生活，國民參政員不能督促政府拯救邊民，



①劉文輝長女公子劉元愷與夫婿伍培英合影，伍培英是陸軍大學十期畢業，曾任陸大兵學教官。

②中共雅安電台台長王少春民國三十年在上海留影。

徒嘆何益？徐仲偉的聲明曾博得地方知識青年的聲援。黃炎培事後曾表示歉意，惟青年學子對於中央姑息劉文輝，不加撤換，至表不滿。因此曾有反帝反封建的熱血青年起而抗爭，不幸後來結局也很悲慘。

## 形形色色的煙販子

寧屬的軍政官員包括保甲長、銀行、字號、袍哥組織以及社會聞人，多數都搞過鴉片煙生意。特別是幾家銀行、商號，仗仗其軍政背景，鴉片煙生意做得特別大。如：和成、濟康、川康、重慶、興文等銀行，他們實際是川、滇當權人物的代理人。使人驚奇的是軍政要員還搞武裝販煙。劉文輝二十四軍少校副官殷海廷是其中一名小卒，地位更高的煙販是寧屬保安司令唐福祿。

劉文輝在西昌設有團管區，其司令叫任念覺，為劉文輝販煙；二十四軍警衛營，就是劉的專業鴉片運輸營，在營長周桂三指揮下為劉搞販煙活動長達十三年之久；劉文輝每年從各縣收來的煙捐有五、六百擔，集中在雅安外運銷售。

西昌的陽春三月正是收煙季節，老百姓叫「趕煙會」，小商、小販紛紛下鄉，向農民收購煙土。有的在各三岔路口就地設攤收購農民零星鴉片，人稱「煙滾滾」。還有一種是將煙購回後專門轉銷給開煙館的老板，這種叫「分剪零泥」。紳士們購煙的數量更大，待價再出售，這種人叫「囤戶」。在西康，軍商學界，官府衙門，地主豪紳多數販煙；人稱二十四軍是「雙槍將」（一隻步槍、一隻煙槍）。一九四五年三月，寧屬「

剿匪」總指揮部官兵近二萬名，剿辦普雄彝區，兵馬未發，先令縣府召集木工趕製木桶數百隻，用以裝鴉片煙；併要煙販子周澤沛招募百餘人，組織割煙隊，待大軍進佔普雄時，「幫辦」彝人收割鴉片。是役，該部搜到鴉片八、九萬兩。

一九四七年底，劉文輝二十四軍駐越李營五連連長某奉劉文輝令將劉文輝公煙起運至雅安，待運外售。再如一九四五年，劉文輝密令駐會理的李廣惠部隊，以演習為名，販運西昌的鴉片十餘萬兩到會理存放待販售。

## 各式各樣的大煙館

軍閥割據鴉片煙在西昌十分盛行，吸食鴉片的人數甚多，造成了社會公害；無論城市和鄉村，處處有煙館，成為當時一大行業。西昌幾條小巷，竟有六十餘家煙館；不少煙館門前掛上各種館名，看來確實標新立異，如「健康煙館」、「歡樂煙館」等等美名。

煙館，是有等級的。大致可分為三等，以供不同等級的癮客光顧：上等的，供豪紳、富商、巨賈、軍官胥吏享樂，煙館內部設備十分豪華，煙具也十分講究；冬天有火盆取暖，夏天有專人打扇搨涼，稱之為「適可居」、「煙雲樓」等。還有男女「扞手」服侍、娼妓陪伴。有不少人耗盡錢財，丟了性命。中等煙館是供普通商販、居民和公教人員的。設備一般，但也是藏垢納污、消耗錢財之所在。下等煙館，房屋和設備極其簡陋、骯髒，專供腳伕、轎伕、馬腳子、塩井挑伕、塩灶火伕等人使用。

此外，還有一些旅館、茶館，為了招攬生意也附設煙館；甚至有些酒樓也闢出煙室以招徠癮客。更有一種叫秘密開設的煙館，稱之為「內堂」，專供婦女之用，實際上是賣淫場所；許多年輕姑娘在煙癮發作時被人所姦淫。

在劉文輝的部隊還有一種軍用煙館；劉文輝在衛城、塩井、塩塘等地的基層部隊設有煙館，專供下級軍官和士兵使用，以免士兵因煙癮發作而開小差，以此來穩定士兵。

還有一種叫流動「煙館」；西昌、雅安叫游擊「煙館」。因無館址，以賣煙者上門供煙來營業。這種煙館危害更大，因他們跑家串戶，使不少行動不方便的人、老弱病殘者以及不敢出門的姑娘和兒童成為新癮民。

西康地區抽鴉片煙的人，幾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危及社會。不少民衆抗議西康劉文輝的「開禁」政策。對此，劉文輝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也搞了些所謂戒煙丸；成立勒戒所，在西昌因為有蔣中正委員長西昌行轅，辦理禁種、禁售、禁吸食，成效還算不錯，曾槍殺了不少煙犯。尤其在一九三〇年前後，成立寧屬清鄉司令部由國軍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任司令官，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秀廷（文富）任副司令，厲行禁煙，深入彝區，曾著有績效。在康屬地區即省會康定附近各縣也設立了戒煙醫院，但效果並不理想。劉文輝靠大煙維持軍隊和權勢是盡人皆知的事，他自己也不隱諱。

## 黑漩渦震驚戴季陶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世班禪在返藏途中，在青海玉樹病重圓寂，靈柩安葬於西康北道重鎮的甘孜。一九三八年，蔣中正派考試院長戴（傳賢）季陶赴康考察。戴季陶入康，劉文輝大張旗鼓動員文武官員、僧眾數百人，浩浩蕩蕩，其間發生了許多煙事軼聞趣事，確實使戴季陶震驚。

當然，戴季陶和蔣中正委員長的關係是衆所周知的；而劉文輝抵制蔣中正也是人們都知道的。這次戴院長的甘孜之行，劉文輝派副軍長向傳義（育仁）為總參贊，在各部院抽調六十餘人組成辦事機構；此外，尚有儀仗隊、軍樂隊、便衣警察隊、馱馬隊、轎子隊、滑竿隊及一群隨祭的僧侶等。這浩浩蕩蕩的一行人中，既有長袍馬褂的文官，又有戎裝革履的武將，加上憲兵、和尚、吹鼓手、「出烏拉」的「娃子」，抬滑竿的「煙灰」等，加上二十四軍的一個連「壓陣」，隊伍拉長到一里多路。驚動了沿途民衆，大人、小孩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的喊：「菩薩升駕了！」有的叫：「快來看八府巡案出巡了」，真令人笑煞。

戴季陶在雅安休息幾天，劉文輝天天盛宴招待。戴季陶離開雅安西進去甘孜，三個多小時後，到了一個小鎮名叫八步巖，抬滑竿的和吹騾馬的力仗煙癮大發，要求歇腳；他們四處尋找鴉片煙過癮，兩、三百人跑遍全鎮，竟連一個煙館也沒有找到；「煙灰」們立時鼻膿口水直流，呵欠連天，好似重病復發，不要說抬人、趕馬，就是他們自己本人，也一步都走不動了。

警衛隊長韓樹森看見他們躺在地上，氣得暴

跳如雷，掏出手槍，不斷吼叫：「快起來！再不起來，老子就要開槍了！」，憲兵和辦事隨行人員只得挨家挨戶去找煙館；民衆誤認為憲兵又是來拉丁、派款，嚇得雞飛狗跳，東躲西藏。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姓張的副鎮長，隨戴季陶的考試院秘書長許崇灝氣呼呼地對他說：「你們裝什麼怪？誰不知道這西康省靠鴉片煙過日子，這八步巖就那麼乾淨，連一家煙館都沒有？」副鎮長說：「給大人回報，八步巖不是沒有煙館，只是前幾天省政府派人來打過招呼，說戴院長捧得有蔣委員長長的『尚方寶劍』到西康視察，命令從雅安到康北一線的煙館立刻關門，等院長走後再打開；不然撞上「頭七」，吃不完要兜著走。」許說：「胡說八道，戴院長是去甘孜祭悼班禪，這與你們開煙館何干？你們快去，叫把煙館打開！」副鎮長說：「請大人不要為難小的；俗語說，現官不如現管。我去叫煙館開門那倒容易，只是院長一離開西康，省政府、縣政府要找小人算賬，小人可擔當不起啊！」許一時和他說不清，只好命令韓樹森帶幾個憲兵把他押下去叫煙館開門。

副鎮長是曾經受過中共地下黨訓練過的工作人員，他在憲兵的押送下，不敢違抗，只得手提銅鑼，邊敲鑼、邊哭聲哭氣地喊著：「各位街坊聽著！立刻把煙館打開，國民政府煙癮發了；如果再不打開，就以軍法從事，這是上級的命令！」韓樹森聽他喊……國民政府煙癮發了」，氣得一腳踢在他屁股上，叫道：「你他媽的亂喊！」

經過副鎮長的叫喊，全鎮五、六家煙館全都

打開，三百多抬滑竿、趕騾馬的「煙灰」一齊來了精神，從地上翻身起來就向煙館撲去；殊不知，八步巖的煙館房子小，煙燈只有一兩盞，煙槍只有兩三枝，哪能容納得下幾百人用？結果癮哥們一起擠在房外，誰都擠不進門；韓樹森只好叫憲兵來維持秩序、排隊「過癮」。不一會兒，煙癮完了，只好再煮煙膏。經這一折騰，直鬧到半夜才排完一輪；哪曉得後面的剛過了癮，前面吃過煙的癮又發了，弄得韓樹森不可開交，急得團團轉。

許崇灝看到這種情景，眉毛鬍子焦在一起了；便請示戴季陶院長，戴說：「既然八步巖如此，再向前進，也會如此，只怪你們考慮不周，辦事不力」。接著又指示：立即派幾個人回雅安去，買了些煙土、幾十枝煙槍、幾十盞煙燈回來；在行轅成立一個組，專門安排這件事。自從有了這個供煙小組，「院長行轅」擔任雜役和轎夫的「煙灰」們，才算一路相安無事。

這段「龍門陣」，是劉文輝的總務人員，聽中共地下黨獻策想出的絕招，弄得戴季陶的甘孜之行狼狽不堪，有苦說不出。

## 中共雅安秘密電台

### 早年反蔣秘密聯共

劉文輝與蔣介石的矛盾早在一九二九年就開始了的。劉文輝雄心勃勃，圖謀「統一四川，控制西南，問鼎中原」；在四川省加緊消滅敵對勢力。一九二九年扶持王家烈回黔主政；支持滇、

黔軍人間內訌；一九三〇年又支持胡若愚打回雲南；甚至參加全國性的政治角逐，蔣介石剛任北伐軍總司令時，劉文輝就與唐生智聯名發東冬兩電，企圖逼蔣介石下臺。一九三〇年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組織討蔣聯軍，爆發中原大戰；劉文輝認為反蔣時機已到，暗中準備出兵武漢，與馮、閻兩軍配合，再次公開反蔣。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支持劉湘，與鄧錫侯、田頌堯組織聯軍，向劉文輝進攻，爆發了「二劉」（劉湘、劉文輝）之戰」並於一九三三年被劉湘擊敗，退守西康。蔣介石視劉文輝為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弄得劉文輝內外皆困，一籌莫展。

抗日戰爭期中，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劉文輝深知自己兩度反蔣，絕不會為蔣所容；認為自己的力量終究有一天要被蔣介石一網打盡。又認為中共紅軍勢力較大，是抗衡蔣介石的重要力量，因而產生了聯共反蔣的思想。

一九三八年四月，劉文輝因西康建省事赴漢口見蔣介石。此間，劉文輝在漢口江漢路四明銀行樓上會見到中共元老吳玉章，同年八月，中共參議員董必武、林伯渠和王明由延安赴漢口，參加全國參議會，經過成都時，在成都方正街劉文輝公寓談論抗日的問題，劉文輝明確表示擁護中共抗日的主張。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在重慶曾家巖潘文華家中與劉文輝第二次見面，闡述了抗戰必勝、妥協必敗的道理。

一九四一年，中共通過一些上層知識份子等人士，在成都組成一個秘密政治團體，即「唯民

社」，劉文輝被推任社長，共有三十餘人參加，並創辦了「唯民週刊」、「大學月刊」、「青年園地半月刊」、「民衆時報」、「華西晚報」等提倡民主，反對獨裁等活動。

一九四二年，周恩來在重慶機房街吳晉航家裡第一次會晤了劉文輝。周恩來表示希望同西南地方民主人士保持密切的聯繫。在周恩來的倡導下，西南地方首腦人物組織起來，參加的人有章伯鈞、鄧初民、楊杰、楊虎、龍雲、劉文輝等人；他們曾在重慶范庄楊虎家裡秘密聚會。此後，周恩來向劉文輝提出抗日合作十二條協議；協議還包括在雅安設置秘密電臺一事。

### 抗日為由建立電臺

一九四二年六月，酷熱的深夜，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二樓周恩來的辦公室，閃爍著燈光。周恩來向王少春下達在西康雅安建立電臺一事。六月二十三日晚，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會議室為喜長王少春、譯電員秦惠芳、報務員楊作愛舉行歡送會，歡迎會結束後，王少春帶上電臺和人員，在紅岩嘴乘上汽車，離開重慶到成都。到成都後，暫住在劉文輝的代表邵石痴家。在邵家住一些時間後，經充分準備，在成都搭上劉文輝二十四軍師長唐英的汽車，於七月二十四日到達雅安；劉文輝安排川康邊防總指揮部參謀長張伯言去接上頭，暫住在四川西康旅行社。

王少春到雅安後，劉文輝在他的會客室接待了王少春等電臺人員，劉文輝說：「你們一路辛苦了，我已等待你們好久了。」王少春向劉文輝

傳達了周恩來對劉文輝的問候；然後同劉文輝商定了有關事誼：一是明確了王少春到雅安的公開身分。經商定，王少春為劉文輝的私人顧問，報務員楊作愛為秘書，譯電員秦惠芳（本是王少春的夫人）是教書的，稱方先生。二是確定聯絡方式。由參謀長張伯言與王少春單線聯繫，不與外界接觸往來；如有急事則臨時約時間、地點與劉文輝直接面談；如劉文輝不在，則用書信往來。三是物資方面，由劉文輝提供。

劉文輝將秘密電臺設在蒼坪山下破舊的院子裡，原是張伯言舊旅部。在這周圍，布滿了各式電臺，其中有劉文輝軍部電臺、軍參謀部的電臺，有國民黨西康省黨部的電臺、國民黨三青團部的電臺等。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開始架設電臺、安裝機器，八月一日正式開設就緒。

### 秘密電臺隸屬延安

秘密電臺勾通了與中共延安的聯絡，第一份電報是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抄收一小時；王少春等人經過兩天三夜的譯稿，派專人送給劉文輝。劉得到此稿後認真專心閱讀；劉文輝激動了，「叭——！一巴掌重重擊在光滑、平整的楠木書案上，他「喇」地立起身子，連聲稱贊「好文章！好文章！」

劉文輝對毛澤東的文章有的含意不甚理解，便把王少春請去探詢、請教。劉文輝理解後，伸起大拇指贊揚毛澤東的聯合抗日的主張，贊揚中共是真正代表抗日的聯合力量。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秘密電臺收到了蔣介石令杜聿明以軍事突襲解決龍雲的消息後，王少春將此情況轉告劉文輝；劉如坐針氈，憂心忡忡，顧忌著不知那一天蔣介石就要收拾他劉文輝了。於是他的氣喘病又復發了，咳喘得難以入睡。次日黎明，電臺又收到蔣介石發表劉文輝為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的消息；劉才平下心來，喜形於色，認為蔣介石暫時總不會對我劉某下毒手吧！但也看出蔣介石解決龍雲問題，顯然是「殺雞給猴看」呢！

### 軍統偵破秘密電臺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雅安秘密電臺開通後，立即引起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人稱「軍統」）的注意；軍統局急電雅安組組長、劉文輝部少將高參徐伯威。戴笠也指令叫雅安組盡快查明具復，並派兩名特務專家前往雅安偵破。王少春知道情況後將收發報機裝箱，妥善地隱蔽起來，萬一情況不妙，好及時轉機。

不久，國民黨軍統局又令派在二十四軍任政訓處處長的丁國寶搞了部電臺偵察；劉文輝知道後，下令把這部電臺沒收了，並把丁國寶調出雅安，以免洩露天機。

後來戴笠一再催促雅安組組長徐伯威，要他趕快偵察劉文輝與中共的秘密電臺。徐搞了一些時間也搞不出名堂；便派高國光負責偵察，經過一段時間仍無結果。後又派黃華（軍統雅安組潛伏電臺臺長）打入劉文輝的無線電臺總臺去當報務員，便從內部去偵察。戴笠爲了保密，又將黃

華的名字改爲強華；搞了一些時間，仍無結果。

一九四二年秋天，戴笠從重慶發來電報稱：收到中共重慶電臺與雅安中共電臺正在呼喚，令軍統雅安電臺臺長徐伯威，迅速查明中共電臺的情況。經過一個多月的秘密偵察，軍統川康區轉發軍統局命令，要雅安組查明：中共在雅安是否確有電臺？與何人聯繫、由何人包庇？電臺的詳細地址？有什麼人員和姓名、年齡及履歷？有些什麼活動？有無可打入的線索和辦法？共十條項目，併要五天查明具覆，不得有誤！徐伯威接到命令後立即報告劉文輝。劉說：「雅安這個地方真有中共電臺嗎？」

徐說：「有。」

劉說：「你怎麼知道的？」

徐說：「軍統雅安組的潛伏電臺，已查到雅安確有中共的秘密電臺。」

劉說：「請你叫他們少胡打亂說，謹防脫不脫手；你按他們龜兒子說法報了嗎？」

徐說：「沒有報。」

劉說：「不准亂說。你看該怎麼報？」

徐說：「查都沒有查，怎麼報呢？」

劉說：「查個屁！不准胡來。」

但軍統川康區接二連三地催徐查覆；徐伯威又向劉文輝請示，劉說：「不准亂搞，你要爲我負責。」此時，戴笠又派了兩個人來，一個叫羅國熙，他奉戴笠之命來雅安偵察中共秘密電臺，並說戴笠有指示，在雅安城圈裏頭，是用最新的機器測定的，說通報量非常之大；戴老板又指

示，千萬不可馬虎，不然要倒大霉。

徐伯威了解到羅國熙要到劉文輝部去查訪，羅要求上報劉文輝與中共的秘密電臺。劉向徐說：「叫羅來見我，我要把他們趕出雅安。後來羅還是報告了戴笠；劉文輝知道後氣沖沖地說：「不要管他媽的」。後來戴笠通緝徐伯威，說他投靠了劉文輝，並要殺掉他；劉對徐說：「只要你不出雅安，不管戴笠也好、國民黨軍統局也好也無辦法，雅安這個地方是我劉文輝的天下。」

### 蔣定計謀決意除劉

由於羅國熙偵察劉文輝與中共秘密電臺一事有功，於一九四四年春，羅被任命爲西康經濟檢查處處長；在蔣介石指使下，以便於執行任務爲由，率領中央軍一個旅進駐西康。劉文輝得知這一情況後，爲阻止羅進入康境，立即將兩個團集結於邛崃地區防堵。當羅的先頭部隊進到邛崃以東的羊場時，劉文輝二十四軍部隊給羅部以痛擊；同時發動地方人士電告蔣介石。由於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艱苦時期，當局怕事態擴大，才被追將部隊撤回；羅國熙也不敢再輕舉妄動。

一九四四年冬，日軍大舉向國民黨戰場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一度攻陷貴州獨山。蔣介石電告潘文華到重慶密談。潘文華在重慶楊森家中聽楊談及：「中央現已截獲劉文輝通敵罪証，決計剪除這一禍害。委座已製定周密計劃，交你我老兄弟執行。」潘文華聽後內心一震，但表面上仍不動聲色地說：「自乾（劉文輝字自乾）通敵，可有確証？今天大敵當前，舉措必須慎重，倘操之

過急，萬一爲日寇所乘，勢必動搖國體，你我豈不是成了千古罪人！」楊森接著說：「當然有確證！你要相信中央對西康情況瞭如指掌，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每天都有電報發來。這次行動，決操勝算，仲三兄（潘文華字仲三）不必耽心！」潘文華便進一步問楊森說：「那麼自乾具體罪行究竟怎樣？中央計劃又到底如何進行？也須得讓我了解，才好下行動決心！」楊森便向潘文華說：「自乾通敵的罪行嘛，目下暫由中央掌握，等到問題解決後，再行公布。至於行動嘛，主要是借你的人緣聲望，掩護支援我動手執行。這事先給你透透風，待明晨八時委座召見之後，你我再具體詳談。」

第二天一早，潘文華與楊森一同謁見蔣介石，寒暄了幾句，蔣介石便開門見山地對潘文華說：「中央不斷截獲劉文輝通敵叛國罪後，爲了安定抗日後方，決心予以剪除。中央對你和子惠（楊森）寄與心腹，準備採取地方偶然事件的形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斷然處置！潘文華當即對蔣介石說：「委座！大敵當前，後方用兵，恐搖國本！中央既掌握了劉文輝確鑿罪証，最好公諸國人裁判。通敵叛國，諒其部屬誰肯從逆？必然聚叛親離，立成獨夫就縛。此事不必興兵動衆，尤不宜加以襲取！」蔣介石聽了潘文華的這段敘述又繼續說道：「此事中央籌之稔熟，唯其大敵當前，不宜公開聲討，以免影響前線；故以偶然事件果決處置，俟得手後再行宣告罪狀較爲妥善！」潘文華見蔣介石堅決，急謀脫身，便應付地說：「那麼文華同子惠下去商量商量，協同

進行。」蔣介石點頭說：「很好，很好，一切責任由中央承擔。」

潘文華回到楊森「渝舍」，楊森對潘文華說：「仲三兄你是明白人，我給你透個信：你還未來之前，委座就表示準備對你寄以封疆重任！」潘文華探試說：「是不是把劉自乾（劉文輝）擺下來，叫我上？」楊森微笑說：「可能還不止於此；你先談具體行動。」並再三向潘文華說：「仲三兄，現在你我共同承擔黨國機密，政治上由中央負責，軍事上我有絕對把握，關鍵就是你的支持了。」

潘文華爲穩住楊森，便對楊森說：「子惠兄，此事甚關重大，切切不可草率魯莽；等我回成都後，俟準備就緒，立即密電通知你。」潘文華回到成都，立即約集鍾體乾在成都永興巷「植苑」內書房密商對策，感到問題嚴重，不好對付蔣介石；結果想了個辦法就是「拖」，後來楊森一催再催，潘文華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國民黨舉行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時，其間蔣介石曾兩次電召潘文華赴渝。潘感到不好向蔣介石交代，弄得不好是「有去無回」，結果是潘稱病婉拒；楊森也多次來電催潘去重慶，潘文華概不置答。最後，楊森派他的參謀長范誕生親赴成都見潘；潘向范說明情況，請其轉告楊森應愛惜自己的名聲，不能作此不智、不義之舉，予以回絕。

幾個月後，日軍投降。蔣介石下令將潘文華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川陝鄂邊區綏靖主任的職務撤消，給潘文華以打擊、懲處。

## 劉文輝在彭縣投共

雅安中共秘密電臺經常與延安中共電臺發出各種密電，而這些密電內容大都是中共對抗日戰爭的主張；如一九四八年五月間，雅安秘密電臺抄收到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上的講話」，劉文輝看過後認爲毛的講話有許多新的內容，要仔細閱讀併贊揚毛的講話。後來，劉文輝在「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一文中是這樣寫的：「中共一九四二年派王少春和電臺住雅安，經過三年多的相處，自己覺得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思想上也很得益。所以，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曾提出是否撤回電臺，我堅決挽留王少春，他們和電臺就又留下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王少春接到中共指令，要加強對劉文輝的爭取工作。劉完全明白中共的意思，私下秘密進行活動，準備投共。十月，廣州被中共軍隊佔領；李宗仁、閻錫山相繼到達重慶。劉文輝、鄧錫侯應李宗仁之邀到重慶，共商西南防務大計。劉文輝暗暗在想，我已經在準備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周恩來電王少春：「望即轉告劉文輝先生，時機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十二月七日，劉文輝、鄧錫侯在周恩來的催促下，離開成都；當日午後到崇義橋，八日上午到龍橋，星夜趕到彭縣龍興寺。十二月八日，周恩來來電稱：「已電告我派駐雅安之王少春，要劉文輝負責人攜帶密碼呼號至前線找劉伯承和鄧小平接頭，建立直接電臺聯繫，在未建立之



前，雅安台與京臺每日通報兩次，有報再經京臺轉告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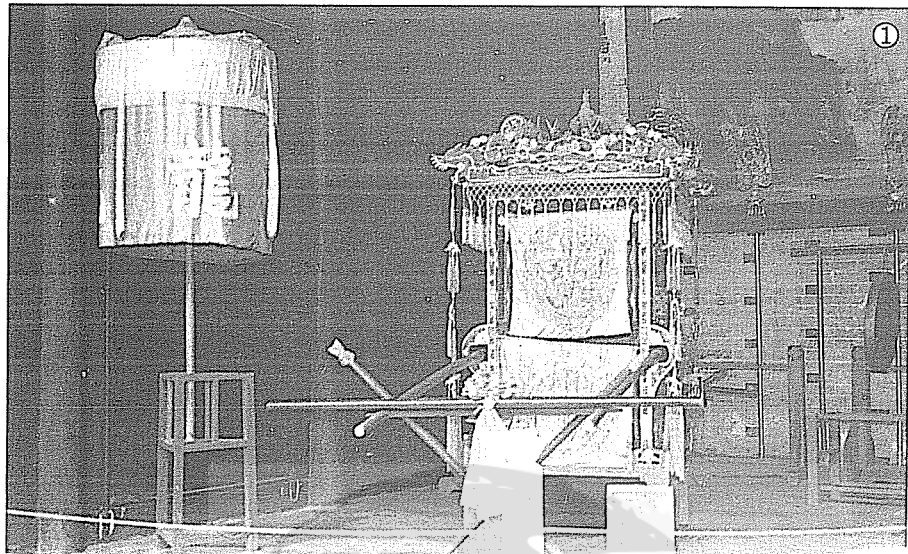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率二十四軍、九十五軍及二三五師在彭縣通電投共。這份電稿是劉文輝於十二月七日離開成都時，派副官將已擬好的電稿送雅安共軍參謀

長楊家楨，並囑楊得通知後，再交王少春發出。十二月十一日，周恩來電王少春，催促劉文輝要守住雅安。

十二月十二日，二十四軍代軍長劉元瑄在雅安配合劉文輝通電投共。十二月十八日，周恩來電告王少春轉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有關劉

伯承和鄧小平部的情況以及如何配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通過雅安王少春之電臺向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報告情況。為此，中共在雅安的秘密電臺，經過八年多的秘密活動後也隨之而告一段落。（未完待續）



①



②

①劉文輝早年乘坐的轎子。

②劉文輝和第三夫人楊蘊光（右）長女劉元愷（中）合影。